

黑奴成名記

林文波編譯

激流書店出版

說 說 說 說

■ ■ ■ ■ ■

說 說 說 說

黑奴成名記

每冊實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總
經
售

各
大
書
店

出
版
者

激
流
書
店
交通路四十號

編
譯
者

林
文
波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目 錄

第一章	羣奴之一	一
第二章	一個可憐的孩子	一七
第三章	在掙扎中求學	二九
第四章	仗義相助	四五
第五章	更生時代	五七
第六章	兩個種族之間	六五
第七章	初到脫斯基奇	七五
第八章	馬棚雞舍與教室	八一
第九章	日夜不安的生活	九一
第十章	慘淡經營	一〇〇
第十一章	喚起人類同情心	一一〇
第十二章	募捐運動	一二七
第十三章	給被壓迫者的最後忠告	一二七

第一章 羣奴之一

我是一個黑人，當我從母親生下來的時候，就是個小奴隸！直到現在，我還不能十分確定，我倒底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日子誕生的？不過，我常常這麼猜想，總應該有個地方和有個時候生我的——我的母親，會模糊地告訴我，說我是生在一個位於十字街口喚做海爾福特郵局的左近；照現在推算起來，那年份大概是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或者是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至於何月何日，這當然是無從查考了。

在阜及尼亞洲弗蘭克林縣的一個墾殖場裏，有許多簡陋矮小的木屋子，這是場主特闢的「奴隸區域」；我也和其他的奴隸們一般，從木屋中漸漸長大起來。——現在，我雖然不能盡憶童年的一切，但有兩種印象，是我永遠所不會忘懷的，那就是關係「墾殖場」和「奴隸區域」的種種事蹟。

說起我的童年，完全是生活在最悲慘，最淒涼，最痛苦的環境裏。——你們以為，我的主人們是特別兇惡嗎？其實，憑良心說，和別家主人比較起來，或者反要以為我的主人是良善呢！——我只能抱怨我的母親，她為什麼是個黑人呢？以致使我出得娘胎，就沒有看見「天日」，被斷送在一個真正奴隸住的木屋子裏。

請想像吧，這僅有十四呎寬和十六呎長大小的木屋，却要住着這麼多的人：我，我的母親，我的哥哥，我的妹妹；——要是沒有南北戰爭，我們到現在也不會被解放，無疑的，我們在今日還得在這「木牢」裏挨苦呢！

真慚愧，我對於祖宗的事蹟，竟一些不知道；記得我在做奴隸時代，曾聽到有色人種們的私語，說到我的祖宗們，從非洲被裝運來美洲，半路上受盡了非人待遇；——我想起了我的母親祖宗，也是受難的一份子，時常覺得心

中有些快怏！

除此以外，我再用什麼方法，去考證我家的正確歷史呢？在奴隸制度盛行的時代，有誰去注意黑人們的家庭歷史和家族紀事呢？所以，我只能儘量的利用「記憶」和「猜想」——我記得母親有個異母的兄弟，和一個異母的妹子。我又記得母親會告訴我，當時她被販奴的人驅壓着，等候着主顧們的挑選，終於被一位買主看中買了去，於是，這買主就成爲她的主人了！後來，她又生了我們兄妹三人，當然，這買主又成爲我們的主人了！——至於我母親被買以後的情形，用不着母親再告訴我，因爲我已可以這麼猜想了：主人把她支配在墾殖場裏，讓她住着和其他奴隸們一般的木房子，要她像牛馬似的替他工作。

說到我的父親，使我更外模糊了！我從未見過他面，我並且不知道他的名字；僅能聽到旁人一些傳說，知道他是住在附近某個墾殖場裏的一個白人。我不必去管他究竟是誰，總之，他對我曾盡過做父親的責任，也未嘗給我過什麼子女應得的好處！但我倒並不怎樣的抱怨他，只痛恨那時代的國家，爲什麼聽任奴隸制度在墾殖場中發展？他在表面上雖比我們黑人高貴了一級，其實，也不過是被這種制度重壓着的一個可憐蟲啊！

現在要說到我的家了：這簡陋得和囚牢差不多的木屋子，除了要居住我們娘兒四個外，還得當作墾殖場的廚房呢；因爲我母親就是這場裏的廚子啊！——在這墾殖場裏沒有一個廚竈，使母親不得不在露天做個火竈，架些鍋罐，煮飪一日三餐，給全場的白人和奴隸們喫。——這破陋的木屋，在冬天，足夠我們感受寒冷的痛苦；在夏天，露天火竈的蒸薰，又是多麼的使我們難受呢！

或者你們要懷疑，儘管簡陋的木屋子，玻璃窗總該是有吧？那末，只要把玻璃窗關起來，還怕冬天寒風夏天蒸氣的直接威脅嗎？——這也難怪，你們確是連做夢也想像不到這木屋子的情況的，不但沒有玻璃窗，更沒有一扇

像樣的窗子，只是旁邊有幾個窟窿，讓光線和冬天凜冽的冷空氣躡進來，一到夏天，露天火竈上的蒸氣，也是一陣一陣的向窟窿裏輸送。門，總算是有扇的，可是，小得簡直有點不合樣兒，這無非是一種可以叫做門的東西吧！尤其是這門上的鉸鏈，都在動搖不已，而門上呢，又有很大的裂縫兒，這些，已可以想像到，這屋子是怎樣的使人不滿意了，何況在屋子的下角，還有四五個貓洞呢？——這都是方方的窟窿兒，七吋寬，八吋長，預備在晚上讓貓兒們自由出入的；在南北戰爭以前，阜及尼亞州的木屋裏，差不多家家都有這種設備，直到現在，我還猜想不到這是什麼用意？此外，這木屋裏也沒有地板，替代地板的，只是一些赤裸裸的泥土。在泥地中央，有個山羊洞，既深且大，上面蓋着板片；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在冬天，當每次將甜山芋放進或取出的時候，我總要替自己留下數個，擱在露天火竈裏煨熟，然後獨個地慢慢的享用；這是多麼快樂的回憶啊！

我的童年，就在這小小的木屋裏挨過，一切生活狀況，和其餘千萬奴隸們比較起來，也沒有什麼大的差別。我的母親，在白天有她的工作，只有在清晨或夜晚，偷些時間，來照顧她的兒女們！我還記得，有一次，母親在深夜輕輕喚醒我們，原來她煨好了一隻雞，靜悄悄拿來給我們喫——在當時，我不知道這雞是那裏來的，也沒有問過母親是如何得着此雞的；但我們可以猜想，這一定是從主人田莊裏取來的。——這件事，要是發生在現在，你們一定要這麼嚴厲的批評：「這是卑鄙無恥的偷竊行為！」或者索性爽快的罵我母親是個「賊」！當然，照現在的「生活習慣」說：「儘管如何的溺愛自己的孩子，也不可幹出偷雞的醜行！」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連我也覺得有點羞恥，甚至懷疑母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會爲了這事悲傷過好多次，甯可當年少喫這麼一次雞，我用什麼方法來洗刷母親這巨大的污點呢？可是，我終於想到了，我們沒有理由把「偷竊罪名」加在當時的母親身上；因爲，在奴隸制度盛行着的時代，奴隸們的食物，甚至其他一切，總應該由主人供給的，換句話說：奴隸們要什麼東西，到

主人那裏去拿來，就算不得是偷！我的母親既然是個奴隸，她要想給兒女們喫雞，自然也只有向主人田莊裏去取來了；這是很平凡的事，原是用不着我們大驚小怪的。

我更清楚記得，在「放奴令」尚未正式頒佈以前，那就是我們全家還沒有恢復自由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在牀上睡過。我和哥哥約翰，妹妹亞曼達，僅用一網稀爛的壞布，鋪放在難礙不堪的泥地上，我們就睡在裏面了。

曾有人這樣問我：「你在幼小時候，做些什麼遊戲和運動呢？」這真有點使我慚愧，因為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時間可以讓我遊戲，運動更是談不到了！本來，我倒也並不怎麼的感到苦痛，自從被人這樣一問後，反而提醒了我，使我萬分羨慕那些能够自由遊戲和運動的人們，又使我非凡餘憾着過去缺少運動工夫，以致使我不能成爲一個更有用的人！

說出來連自己不信，有生以來，從未做過大事，但偏有這麼多的事够我忙着；自從我有了知識以後，直到如今，差不多每天的生活，都沒有閒着。再說上前些，那就是我在做奴隸的時代，雖然我年齡幼小，沒有什麼大的用處，可是，嚴厲的主人是不肯放過我的，他要我把場地清掃得乾乾淨淨，或者替田裏工作的人們往來運水，或者派遣我送玉蜀黍到磨坊裏去；總之，他不許我偷懶片刻，也不會顧惜我的疲勞，他要我在整個白天，爲他出賣盡我的「小勞力」——你們想，我幼小時候還有自由遊戲和運動的時間嗎？

回想起幼小時代最可怕的事，那就是被主人差遣到磨坊裏去了，這磨坊距離繁殖場有三哩多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要我送玉蜀黍到那裏去磨，——這真是一個最可怕的差使啊！因爲，一袋一袋笨重的玉蜀黍，由年長的奴隸們，替我放在馬背上，讓我騎了馬送去，起初原是分配得兩邊分量平均的，所以不會掉下來；但一路行去，難免要使玉蜀黍倒瀉到一邊去，等到一失去平衡，我總是跟着玉蜀黍，一同從馬背上掉下來了！那時我還不過十歲

左右，自然沒有力氣，把那掉下來的一袋袋玉蜀黍，重又馱上馬背，所以，只好呆呆地守候在旁邊，等待過路的客人們，哀求他們幫一個忙，總算讓我可憐地脫離了這個難關，不過，碰着不湊巧的時候，往往是好幾個鐘頭，還沒有經過一個過路客人，心中又急又慌，等待得分外心焦，於是，我只有靠着哭泣的方法，來消磨我的時間了！結果呢，時間雖是消磨去了，到達磨坊的時候也遲了，等到磨完玉蜀黍，再將玉蜀黍粉馱回墾殖場時，當然已是深夜了！——就請你們想像吧，在這寂無人聲的冷僻歸途上，獨個兒還要經過黑漆漆的大森林，這已是足夠我害怕死了，何況，相傳這森林裏時常盤踞着軍隊中的逃兵，他們一看見單身的小黑奴，總是不問情由的割掉了耳朵再說；這不是我母親時常告訴我們小心嗎？這樣飽受驚嚇的回到家裏，還得挨受主人一頓毒罵和痛打，我母親雖然看得傷心，也不敢正式解勸，甚至不敢替我哀求，等到挨打完畢，方才輕輕的說：「誰叫你回來得這樣遲呢？下次還敢偷懶嗎？」說時，母親眼淚流下來了，我知道母親的心比我還痛啊！

在我做奴隸的時候，不用說，我是沒有福氣進學校讀書的；但我深深記得，有好幾次，因為替小女主人拿書包，我會跟着她到過學校門口；我瞥見一個教室裏，坐着數十個男孩子和女孩子，另有一個女教師，正在教他們讀書呢！這景象，使我大受感觸，我那時想，一個孩子能進學校裏讀書，這和到天堂裏去有什麼兩樣呢？

最可惜的，一個極有紀念價值的日子，我却忘記了它的日期；因為那一天，使我第一次知道是奴隸，也使我第一次希望得到解放；這動人的一幕，只要我現在閉目冥想，依稀就在眼前：那是一個天還未亮的清晨，我忽然被母親驚醒，見她跪在我們身畔，至誠地向上帝喃喃祈求，祝福林肯和他的軍隊勝利，希望她自己和她的兒女們，能夠有獲得自由解放的一天。

我在現在回憶舊日的情景，反使我萬分的驚異，那時南方的奴隸們，從來沒有受過教育，書報之類當然是不

會閱讀的，可是，我真有點希奇，他們從什麼地方得來消息，竟對於震撼全國的「解放黑奴運動」明瞭得如此詳細正確；當邁利遜樂夫菊等最先倡議不得虐待黑奴的時候，所有南方的奴隸們，莫不十分關心，密切注意事件的發展。雖然，我在南北戰爭前後還是個小孩子，但我却能清楚記得。我在深夜偷聽母親和墾殖場裏別個奴隸們悄悄談話，這些談話裏，已可證明他們確已十分明瞭自己所處的地位；並且，從他們轉轅口頭傳述的消息裏，也可以得到許多時事的真相呢！

我們這墾殖場，離開無論那一條鐵路，那一座大城，那一家報社，都有好多哩路，不過，當林肯初次被當選為候補總統的消息傳出後，遠隔千里的我們，也立刻知道了；——能够這麼迅速地獲得重大消息，確是值得使我現在驚服；尤其使我驚服的，當奴隸們聽到林肯在「總統競選」中獲得勝利，莫不喜形於色，知道時局的開展將更與他們有利了！等到南北戰爭開始，我們墾殖場中每個奴隸，都完全明白，儘管這次戰爭還夾雜許多其他原因，但最大最基本的因素只有一個，就是爲了「奴隸問題」而戰！至於這戰事的結局如何，即使在極遠的墾殖場裏，我們種族中最愚蠢的份子，也莫不澈底了解；只要北軍得到勝利，奴隸們就可得到自由解放了！因此，每一次聯邦軍的勝利，或者每一次同盟軍的失敗，都被他們密切地注意着。

最有趣的，有好多戲劇戰的結果，奴隸們竟會比白人人們先知道呢！原來，黑人們常被差往郵局領取郵件，我們的墾殖場距離郵局約有三哩多路，郵件每星期僅送到一二次，所以，被差去的黑人，就在那裏等待；當許多白人人們在獲得書報信件後，少不得要一面閱讀，一面聚談着最近的消息，這些話，是黑人們最愛偷聽的；等到他們取到郵件回來，自然先要把偷聽來的消息，傳播給其餘的奴隸們聽，這麼說來，奴隸們所獲得的許多重要消息，不是反比他們的主人白人人們要先一步嗎？

說出來請你們不要發笑，在我的孩提甚至幼童時代，從來不會有一次，全家在同桌吃過一頓飯；或者先禱告上帝，像文明人那般喫法的喫過。——要是說一句近乎侮辱自己的話，在阜及尼亞州所有的墾殖場中，孩子們的喫飯都像不會說話的動物們一般，就是大人們，也沒有高明了多少！每當喫飯的時候，往往雜亂無章，這裏一杯牛乳，那裏幾個山芋，一會兒一片麵包，一會兒一塊肉；家中人有的直接從鍋中拿起東西就喫，也有把洋鐵盆擱在膝蓋上喫着；挾持食物從來不用刀叉匙羹，無論什麼皆是用兩手！喝湯的姿勢尤其可笑，往往拿起極大的鍋盆，就把嘴湊近了去喝，這和貓狗們有什麼兩樣呢？

等到我的身材長到相當高大的時候，每當主人們就餐，總要呼喚我去服侍；他們要我不斷地拉動滑車，使那連着的一大串紙的，前後搖動，把桌上的飛蠅們趕個精光！當他們邊喫邊談，往往涉及奴隸自由和戰爭等問題，我就暗地偷聽牢記，回來轉告母親和其他的奴隸們。

有一次，我瞧見兩位年輕女主人，伴同幾位女客人在庭園裏喫着薑辣餅，這真使我唾涎極了，我覺得這些薑辣餅，確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稀貴食品了；再有什麼東西能比這個更惹我喜愛呢？我當時就想着，要是我能有一天獲得自由，要是也像今日所見那些太太們一般的，手中拿着這可愛的薑辣餅，慢慢地喫它們，這是多麼幸福呢！如果我真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就滿心知足，不再奢望其他什麼了！

不過，自從林肯發動了「解放黑奴」的神聖戰爭後，在他們未完成使命以前，是不願意在半途讓步停戰的；所以，戰事是儘管擴大延長下去，這對於白人們，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因為他們不能再恣意的豐衣美食了；他們開始感覺着糧食的獲得，已是一天艱難一天了；甚至開始感受着將要絕糧的恐懼了！這個對於我們黑人們，是不會直接蒙受影響的，因為我們通常所喫的，都是玉蜀黍做的麵包和豬肉等，儘管戰爭得如何厲害，這些皆是墾殖

場裏的「土產」是永遠不會感到缺乏的；反而因為交通阻梗輸出不便，各墾殖場大有土產過剩的趨勢呢！

但白人們所慣用的咖啡、茶、糖和其他許多食品用具，都是墾殖場中所不能生產的，在戰爭期間，不但運輸遲慢，並且雙方軍事當局皆要加以統制，以充軍用；所以要取得這些東西，確是萬分的不容易啊！白人們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只好用炒焦的玉蜀黍，用來替代咖啡，以一種黑色的糖漿，用來替代了糖，並且在飲茶和咖啡的時候，不再加糖，這樣可以減少一些糖的消耗啊！

不錯，我應該繼續告訴你們，我在做奴隸時代所穿的衣裝是怎樣的？這當然是你們所最樂意聽的，但我又不要免引起一度回憶的傷心！在阜及尼亞州墾殖場裏的孩子們，都是一律穿的木鞋子，我自然也不能例外；這奇怪的鞋子全是木製的，僅在鞋的尖頭上，有一些兒的粗皮；鞋底至少有一吋多厚，所以走起路來，老是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響；這笨重的鞋子穿在腳上，可以想像得到是如何的不適意了。我相信，常穿這種鞋子，對於孩子們足部的天然發育，是極有妨礙的！我真痛恨這種鞋子，因為穿上了它，會被人嘲諷為世界上最醜陋的人！我有好多次爲了拒穿這種鞋子而痛哭呢！

其次，使我最難忍受的刑罰，是穿一件麻襯衫了。這似乎又是一種「規矩」，小奴隸們的衣服，是必須用麻做成的；那些麻呢，又都是用剩了的殘物，不用說皆是些又重又粗的材料；當我第一次穿上一件新麻衫時，這痛苦真有點使我難以形容，恐怕除了拔掉一顆牙齒以外，再也想不出別種刑罰可以比得上的了！請你們想像吧，要是一個人拿了許多毛栗子，或者是數百個小針尖，和你的柔嫩皮膚接觸着，你會受到一種怎樣的感覺呢？——對啊，穿新麻衫的痛苦，大概也差不多如此；——何況我當時年紀幼小，嫩皮細膚，不是更平添幾倍痛苦嗎？就是現在，我回想起當年情景，還好像滿身是在疼痛呢！假使當年主人們，能允許我們自由選擇，穿這麻襯衫，或者是不穿甚麼，可

以各聽自便的話；那我寧可不穿什麼，決不情願再穿那嚙什子的麻襯衫了！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哥哥約翰，直到現在我還感激他的，他究竟比我大了數歲，難得他能有這麼豪俠的氣概；我相信，這是別個奴隸們，從來未曾對他的親族這麼做過的；因為有好多多次我被逼着要穿新麻衫的時候，他總情願代替我穿上，直等到那新的麻衫脫落了以後，方才換給我穿。——我的幼年時代，就完全穿着這種值得咒詛的衣服，直到我長大得像了個青年，總算免除了這種最難忍受的刑罰。

據此，你們或者要以爲我們對於白人們的感情，一定是十分惡劣的？如果從理論上說，那是對的，在這次「解放奴隸」戰爭中，南方的白人們都去努力戰鬥，要是他們獲得了勝利，不用說，黑人們就永遠被處於奴隸地位，不再有自由解放的一日了！可是，從情感方面說，那就不盡然了，雖然白人們虐待黑人們是「衆所週知」的事實，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白人們，會給黑人們許多好感，就說我們這墾殖場中的奴隸們吧，也未必所受的完全是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我們也並沒有對白人們表示過分的恨惡。比如當南北戰爭時，我的小主人中，一個陣亡了，兩個重傷了，消息傳來，奴隸們對於主人璧理的戰死，莫不同聲哀哭；這哀哭決不是故意猩猩作態，而是出於真情的流露！因爲有的撫養過主人璧理，有的曾和幼小時代的他頑耍過，更有幾個在被監視者，或主人鞭打時，璧理會代爲求饒過，所以奴隸們的哀感，未必減於主人們的悲痛呢！至於那兩位受傷者抬進來的時候，奴隸們的同情心，儘可以從處處地方看出：他們熱心地侍疾伴護，竟和受傷者的家人們毫無差別，甚至有人自動請求，願意整夜担任看守傷者之職呢！

的確，黑人們雖然不幸做了奴隸，受盡白人們的束縛，但是，每個人的心腸，都是十分柔軟的，同情心也是非凡濃厚的，尤其難能可貴的，他們的天生性格莫不和善忠誠；當白人們家中的男子皆出去作戰時，儘管剩下在墾殖

場裏的，只有一些婦女孩子們，可是，奴隸們從未有過夢想欺侮她們的心，相反的，爲了保護她們起見，即使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全無顧惜的！因爲男子們不在的時候，那個被選睡在白人家裏的奴隸，是好像受了最大的光榮，所以，要是有人想趁着黑夜，去傷害白人家裏一個老的或少的女主人，他如果不把看守着的奴隸先打死了，他是決不會成功的。

像這麼偉大忠勇的事蹟，我們是常常可以聽到，也是黑人們自己所認爲光榮的；但值得我們非凡餘憾的，白人們似乎並未爲這些壯烈事蹟所感動，甚至並未爲這些事件加以深切的注意，這是我百思所不解的，難道白人們的心腸，真會比黑人們來得剛硬嗎？——總之，我敢負責的說一句，我們種族裏的人，無論在奴隸時代，或者是在解放了以後，從來沒有對人做過失信的事情，這的確是可以值得我們自豪的！

還有哩！我們種族裏的人，不但在戰爭以前，或在戰爭之中，對於白人，絲毫沒有存過惡感；並且，在戰爭以後，有好些舊主人，和他的女人孩子們，因爲某種關係，漸漸的變爲貧窮了，甚至到了實在不能自立，需要依賴他人的時候，我們黑種人還能動了慈心，紛紛自動的去照顧他們呢！有許多白人，從前餵養過奴隸，現在却幸虧每年得到舊奴隸經濟上的接濟，使他們勉強維持了生活，得免顛沛流離；像這種事實，就我所知道的，已經是不少了！而且還聽到比這些更動人的事，竟有許多舊奴隸們，願意扶助他們老主人的後裔，讓他們去受適當的教育哩！

在南方某個大墾殖場裏，還盛傳這麼一段事蹟：據說那裏有一個年輕的白人，原是舊地主湯姆的兒子，因爲他嗜酒如命，不但漸漸的耗用盡了他的錢財，並且使他失去了自制力，竟淪落爲一個可憐的流浪者，可是，這消息立刻被那裏的黑種人知道了，他們雖然自己並不富裕，他都願意竭盡其力加以援助，一個個把生活上的必需品供給他的，給他些咖啡和糖，有的給他些肉，有的給他些麵包，至於其他各種用品，多少也有人給他一些；凡是黑

人們自己所有的東西，件件都可以拿來送給老主人湯姆的兒子的，換句話說，只要那地方還留着直接或間接認得老主人湯姆的黑人，則湯姆的兒子，儘可以以一年一年安穩地過下去，決不會使他受害的！

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們種族裏的人，是不會無恥地做下失信的事的；我現在要述說阜及尼亞州一個舊奴隸的事蹟，可以證明我的話是說得對的！這是不多時前，我在沃哈衣啊州的一個小城市裏，碰到了這人，他這麼親口告訴我：他在「放奴令」頒佈的前三年，會和他的主人訂了一張合同，言明每年只要還給主人多少款子，等到積成一定數目後，便允許他贖身，使他恢復自由。並且還准許他在還款贖身的期限內，儘可隨便到什麼地方替任何人工作。那時候，他聽到沃哈衣啊州的工資比較高一些，他就跑到這裏來了。以後，他每年將工資所得還給主人；等到「放奴令」下來時，照算他還欠主人三百塊錢。於是，有人勸他不必再償還此款了，因為放奴令上已明白地說着：「舉凡奴隸們對於主人應盡的義務，一概從此豁免，就是贖身的欠款，也包括在內。」但是他却不願意如此做，他雖然明知放奴令的確規定無需還清欠款了，不過，他的欠款和他人不同，因為他親自與主人訂約，允許過主人，他是決不可失信於主人，就此賴掉不還的！他相信，只有自己履行了過去所簽訂的合同，然後他才可以真正享受自由的快樂！所以，他終於又辛勤了幾年，然後，親自至誠地跑到阜及尼亞州，找尋到了他的老主人，把最後的欠款，還加上利息，一併還清。

不過，請你們切勿誤會，這並不是我們黑種人奴隸性成，不愛自由，這正是真正愛好自由的表現哩！——在「放奴令」頒佈以後，我從未見過有人不要自由，而情願再回去做奴隸的呢！

現在，我應該發表一點自己的意見：我對於世界上任何困頓顛連絆住在「奴籍羅網」裏的民族，心中都抱有十二分憐憫的態度。不過，我決不因爲自己民族的被束縛，就永遠地對南方的白人們懷着惡感；因爲，我們應該

抱怨國家採用奴隸制度的不是，却不能去專怪南方的白人們的。相反的，這惡制度已被中央政府承認並且保護多年了，它根深蒂固地絆住了我們國家的經濟活動，甚至控制了社會活動，我們一旦想藉着自己的力量，企圖掙脫羈絆，這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到了現在呢，假使我們能够拋棄成見，撇除種族的感情，單從眼前的事實來說話，我們不得不這麼承認：如今居住在美國的一千萬黑人，儘管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宗，皆曾不幸地做過奴隸，也儘管這奴隸制度是如何的兇惡：他們過去的生活，在道德上是如何的說不過去，但他們在物質上，智識上，道德上，宗教上各方面所處的地位，的確比住在地球上任何一處的黑人們，要高明得多，有希望得多呢！

只要看現在有許多黑人，不絕地從美國回到非州去，像傳教師一般的，專替留在本地的族人，努力進行教導民智等工作，就可以明白我的觀察不錯了。

雖然我的意思並不是同情美國的奴隸制度，相反的，我完全明瞭，奴隸制度在美國的盛行，完全由於自私自利和經濟上的緣故，所以我是極端主張排斥牠的。儘管因奴隸制度的推行，而提高了黑人的文化，這無非是一種「出人意想」的收獲，在當局的初意，決不想把奴隸制度作為傳佈文化的工具。——然而，我們現在却不得不注意這既成事實；萬惡的奴隸制度竟提高了美國一千萬黑人的文化了！可見得上帝的旨意真是奇妙，往往要利用世人和好些制度來完成他那預定的目標。

現在，要是有人這麼問我：「你自幼生長在這麼一個無希望沒志氣的環境裏，眼見同族人皆在這國裏蒙受苦難，你如何還有這樣大的信心，對自己對同族的前途都非凡的樂觀，竟能始終不懈地向著理想的目标奮鬥呢？」我就這樣簡單的回答說：「可敬可愛的上帝，是常常領導我們經過那饑瘠不毛的荒漠，並且還要從那荒漠裏，引

導我們出來的啊？」

的確，當我長大到自己漸漸能够運用思想的年齡，我就開始這麼想：我們黑人雖則受盡了種種非人的待遇，不過，從奴隸制度裏得着的好處，幾乎和白人們所得到的差不了多少；並且，受奴隸制度惡影響的，也並不是僅限於我們黑人；這個，只要以我們墾殖場裏的生活狀況來舉例，就可以得到證明了。在當日奴隸制度盛行的時候，無論何人，都把勞働這件事，看得卑賤下流非凡；所以，在墾殖場裏的白人黑人，都竭力設法想避免勞働，以致使白人們原有那些：「自助而不仰給於人」的美德，完全被奴隸制度掃蕩殆盡了！比如我那老主人的幾個子女，他們竟沒有一個能有一技之長，男孩子們不願意從事生產事業，女孩子們不懂得烹調縫紉或家中瑣務；因為這些事都有奴隸們去做了，終於養成他們處處偷懶的習慣。但是奴隸們呢，對於墾殖場裏的一切，原是沒有什麼切身利害關係，他們當然不肯出盡心力的幹去；尤其是他們生來蠢愚，無從利用最良善最完美的方法，去從事他們的工；結果呢，籬笆是倒壞了；門樞雖脫落了，都還有一半懸掛着，開關的時候，免不了要發軋軋的怪聲；窗中間的方塊心子，也脫了榫了；牆上的灰泥剝落已久，也沒有重修；場上的蔓草長得高高，更不去芟除它。再說到白人和黑人們的食物，儘管是常年不虞缺少，但是食桌上可陳列的菜肴，總及不上我們現在所享用的那樣味兒鮮美，製法精緻；至於糧食和物質的浪費，更是值得痛惜；總之，在當年墾殖場中，無論白人或黑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家庭，設計得使人稱心滿意和勤人的。

等到「放奴令」頒佈以後，白人們反而不及奴隸們了；因為，奴隸們獲得解放後，他們莫不開始了一種新生活，他們可以有權利進學校讀書，他們可以享受財產所有權。他們過去至少總有一種熟習的手藝，所以他們可以各就擅長，立刻找到適當的工作；他們向來是操勞慣了的，並不以工作為苦，所以他們羣中，不會有不能工作或不